客座贅語

客座贅語卷六目錄

客座贅語卷六目錄終

客座贅語卷六

遯園

飲虹漫叟批

梅將軍

晉梅將軍廟在聚寶門外雨華臺東祀晉豫章內史梅公頤也頤嘗屯營於此地舊名東石子岡後因公名梅嶺岡或名梅頤營頤在豫章以書經古文孔安國傳奏上於元帝古文出孔子壁中皆古字也安國孔子十一世孫悉得其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爲四十

六卷承詔作傳定爲五十八篇後又亡其一篇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晉王肅注書似竊見孔傳者晉皇甫謐得其書載于世紀鄭冲得以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賾賾奏上其書亡舜典一篇范甯爲解時已不得焉至齊建武四年姚方興于大航頭得而獻之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中募遺典始得其篇自是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所傳皆廢矣按賾之有功於書如此今世人第知爲梅將軍不知有傳古文尚書事

金白嶼

金白嶼山人鸞嘗渡江同舟一人無渡錢且有饑色金憐而爲代給且飲食之後數年往真州過驛門一人呼金乃前同舟者也以事問徒鋃鐺繫驛中金問所以其人泣而曰得銀十二銖即脫械矣金如數與之後二年金於湖廣江中遇盜登其舟巳胠篋矣忽一人從後遽呼曰此非金先生也邪金應曰是也其人亟從舟躍而過執金手痛哭告其侶曰此吾大恩人何以劫之亟哀巳橐得銀十三兩腊肉數十觔贈

金金臨别語其人曰汝良家子也不宜久爲綠林玷今曷且休矣其人復垂涕而別嗟乎世有生平受人恩臨事而反面且下石焉者比比然也使其盜聞之其不以爲非人也與哉

策冒同語

東橋先生常云同鄉吳公大有官參政以弘治五年舉鄉試第三名九年舉會試其兩場中五策第一第三第五道策冒俱云三問而三不知君子以爲深知三問而三不答君子以爲深答不知何故主司皆列

肅等。方丘王先生曰。弘治中風氣淳龐若此。耆人不

以爲誹。使在嘉靖中。必以是爲關節矣。

舉進士復襲指揮

樗損齋名純字一之。駙馬殷之曾孫也。舉成化辛丑

進士。官定遠知縣。方於事上。罷歸。復襲其祖職爲孝

陵衛指揮。官至中都副留守。私印有賜進士中都留

守之章。所著有續百川學海。性理辨訓。損齋備志錄。

鼠拖生畫

黃紫芝先生名謙。字撝之。[illegible]嘉靖壬辰科進士。授工

部主事初會試時過書肆有菊坡叢話四冊持閱之傍一人從公借閱覩其人貌寢甚調之曰老鼠拖生薑譏其無用也其人微笑私從公從者問其姓名去心深啣之公初不知也後與公同第官刑部會公以鄉人上錢糧負緣事發叅送過法司其人當訊鞫遂坐公受賕削其籍過司目其人大聲曰老鼠拖生薑公始悟結怨之繇也時梁公厚齋憐公夙知公精岐黃之業因以玉機微義授之俾熟玩無何 皇太后病諸醫束手梁公薦公於 朝一藥而愈遂授太醫

院院判告歸道大行延治者常闐門公工詩善書法以性好詼諧遂離此禍陳太史善謔錄常記之往往令人絕倒

嚴賓

嚴賓字子寅號鶴丘正嘉中爲府學博士弟子以舉門黜齋臺史號華之字法米帖粗能詩及畫蘭竹所畜古法書名畫頗多有藤桃藤椅皆藤所成不加寸木又有棗根香几天然爲之不煩鑿削最稱奇品精於煮茶茶具皆佳妙文人墨客多與之游往來東橋

衡山諸公之門身長面大口濶語多排調人以嚴敳名嘗爲文彭文嘉等以四六文譏之大怒欲訴於學使者友人勸歸而所譏之文竟不與易至今爲笑柄也

劉京兆

府尹劉公自强中州人也操持嚴峻人不敢干以私嘉靖甲子試士南太宰尹公嘗遣隸持書爲童生道地公毘之隸立堂下呫囁不肯去公怒下階拳之落其齒是年公所取童生首乃項名替考者公覺發置

於理宅冒籍若詐僞者聞風斂跡遯去送院者僅八十八人督學耿恭簡公定向不得已汰其八人曰例不可廢也

警世詞餘

徐子仁嘗作警世曲調對玉環帶清江引曰極品隨朝誰似倪宮保萬貫纒腰誰似姚三老富貴不堅牢達人須自曉蘭蕙蓬蒿到頭終是草鸞鳳鵰鶚到頭終是鳥北邙道兒人怎逃及早尋歡樂縱飲十萬塲大唱三千套無常到來還是少　其一　暮鼓晨鐘聽得

咱耳聾春燕秋鴻看得咱眼朦猶記做頑童依然成老翁休逞姿容難逃青鏡中休逞英雄都歸黄土中算來不如閒打哄枉把機關弄跳出麵糊盆打破酸虀甕誰是惺惺誰懞懂

其二

春去春來朱顔容易改花落花開白頭空自哀世事等浮埃光陰如過客休慕雲臺功名安在哉休訪蓬萊神仙安在哉清閒兩字錢難買何苦深拘礙只恁過百年便是超三界此外別無閒計策

其三

禮拜彌陀也難憑信他懼怕閻羅也難迴避他世事枉奔波回頭方是可口若懸河

不如牢閉着手慣揮戈不如牢袖着越不聰明越快

活省了些閑災禍家私那用多官職何須大我笑别

人人笑我 共四

海浮贈曲

馮海浮贈許石城先生曲 一枝花 跡雖羈天壤間心

只在羲皇上客常來談藝圃塵不到草玄堂二十年

衣錦還鄉居 帝里山河壯荷 皇圖氣運昌且休

提仰泰山北斗齊名單只看震春雷南宮放榜 梁州

想當時冠羣英賢科第一到如今抱孤貞國士無雙

老山濤到底留清望空只有松筠節操更不樹桃李門牆玩一會蜉蝣世界笑一會傀儡排場起甲第休看做許史金張論詞華並不數盧駱王楊有時節千仞岡高整雲衣有時節七里灘輕移雪舫有時節百花潭滿引霞觴再休提你長我長間才攙不把在心頭放　聖明君賢良相四海昇平振紀綱醉也何妨

尾　望長江萬頃撳銀浪對鍾山一帶排青嶂滿金陵勝蹟供游賞任烏兔且忙喜丰神且康看春草庭前歲應長此詞高華佚蕩誦之使人有天際眞人想故

吳先生之生平稱也

髯仙秋碧聯句

黃琳美之元宵宴集富文堂大呼角伎集樂人賞之徐子仁陳大聲二公稱上客美之曰今日佳會詞非所用也請二公聯句即命工度諧弦索付之於是子仁與大聲揮翰聯句甫畢一詞即令工按譜既成合而奏之至今傳爲勝事子仁七十時于快閣讌堂開宴妓女百人稱觴上壽纏頭皆美之部者大聲爲武弁嘗以運事至都門客召宴命教坊子弟度曲

侑之大聲隨處雖黄其人距不服蓋初未知大聲之精於音律也大聲乃手攬其琵琶從座上快彈唱一曲諸子弟不覺駭伏跪地叩頭曰吾儕未嘗聞且見也稱之曰樂王自後教坊子弟無人不願請見者歸來問餽不絕于歲時嗟呼二公以小伎爲當時所慕如此豈所謂折楊黄荂則听然而笑者耶頃友人陳藎卿所聞亦工度曲頗與二公相上下而窮愁不稱其意氣所著多目宅人姓氏甘爲床頭捉刀人以死可嘆也嗟呼彼武夫伶人猶知好其知音者今安在

四景聯句

陳秋碧與徐髯僊咏四景聯句調曰金索挂梧桐其一東風轉歲華院院燒燈罷陌上清明細雨紛紛下天涯蕩子心盡思家只見人歸不見他合歡未久輕拋捨追悔從前一念差無聊處懨懨獨坐小窗紗見了些片片桃花陣陣楊花飛過鞦韆架其二楊花亂滾絲蕉葉初學扇翠蓋紅衣出水蓮新現金罏一縷微裊沉烟睡起紗幮雲髻偏巫山好夢誰驚破花外

流鶯柳外蟬無聊處千思萬想對誰言添了些舊恨
眉邊新淚腮邊界破殘粧面　其三　閒堦細雨收翠幕
新涼透疎柳殘荷又早中秋後新來減盡了舊風流
無柰新愁壓舊愁碧雲望斷天涯路人在天涯欲盡
頭無聊處懨懨鬼病幾時休聽了些雁過南樓人倚
西樓正是我愁時候　其四　銀臺絳蠟籠繡幙金釵控
暖閣紅爐少個人兒共月明纔轉過小房櫳不放清
光照病容無端畫角聲三弄吹落梅花一夜風無聊
處天寒水冷信難通孤眠人正怕窮冬又到殘冬做

不就鴛鴦夢此詞綺麗宛折曲盡個中情景如二公
者故詞場之伯仲也

雉山塡詞

邢太史雉山先生塡詞多不傳曾見其咏牡丹一調
云一枝花　雕闌百寶妝良夜千金價芳菲三月景富
貴五侯家春色偏佳賽巧筆丹青畫勝蓬萊頃刻花
護輕寒擺列着孔雀銀屏對芳叢掩映着鴛鴦繡榻
梁州　紅爛熳瓊枝低簇碧玲瓏玉葉交加更有那妖
嬈萬種天生下恰便似藍橋仙侶金屋嬌娃湘裙拖

翠蜀錦翻霞試新粧脂粉輕搽吐馀芬蘭麝爭誇喜孜孜相逢着羣玉山頭顫巍巍款步着瑶臺月下嬌滴滴半籠着翡翠窻紗仙葩煥發端的是天香國色非虛假你看那玉樓人金勒馬一日笙歌十萬家江左繁華 尾 從今後刪抹了芭蕉夜雨燈前話趣避了桃李春風牆外花早不覺春歸又初夏我這里高高的燒着絳蠟滿滿的斟着玉斝一般兒倚翠偎紅受用煞此詞音節諧暢詞意豔美真作家也

消夏工詩

孫炎句容人也身六尺面鐵色一足偏跛於書無所不通與金陵夏煜皆有詩名時與煜飲酒賦詩角勝得一雋語輒搥案大譁聲撼四鄰每下筆累紙可盡由此驚動江東炎後官總制處州苗將之叛死之煜字允中嘗與楊憲等言於 太祖 太祖曰李善長無宰相材煜後爲僉事犯法 太祖取到湖廣投於江二公負詩名挾意氣而皆以不良死可悼也

于忠肅公神道碑

倪文毅公草于公神道碑末云惟公諱與先考同未

敢以私故闕而不書蓋公之所關者大也臨文愀然

按公弟阜于公之孫壻也故碑云岳在里姻之末倪

亦仁和人與于公同鄉按此可爲作文避諱者增一

事例

夏大理斷獄

慈谿夏公名時正弘治中爲南大理卿刑部獄囚有

欲亂其子婦而未成者坐死不服公擬流罪以聞報

可時議有謂事干倫理十惡不可以未成貸死復引

經據律奏辯數千言大要謂春秋無將將則必誅今

律文曰若婦不須得囚此則不分成未成也若謂其干倫理無甚於謀殺祖父母父母今律猶已行已殺爲差內亂固十惡之一其已成者婦行已爲所汙倫理已爲所瀆故不得已而刑之其未成者婦行尚未虧倫理猶未壞故罪止於流不忍加之死此　聖祖好生之德制律之微意永樂宣德間其未成者猶多謫戍今必得一切論死乎章下刑部尚書陸公瑜覆奏謂當擬以死罪開其未成取自上裁自是未成者多謫戍邊公所建明也公前官南太常少卿修太常

寺志十卷、

康狀元祖墓

國初康公汝楫、文皇帝時爲刑部侍郎、侍郎三子、長曰爵、侍郎既死、昭皇帝以其輔導功贈工部尚書、爵累官南京太常寺少卿、卒葬江寧縣新亭南、乃滸西太史之曾祖也、公子徙官通政知事、徙子鏞官平陽府知事、實從公生長南中云、墳今鄰永泰寺、後滸西贈沈侍御越西巡北還詩曰、新亭有先壠、贈省媿予生、每遇江東客、每勝渭北情、

五堰

伍餘福三吳水利論論五堰云古者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皆入蕪湖以五堰爲之障也其地在今溧陽縣界自唐昭宗景福二年有楊行密者作此以爲拖舸饋糧之計而蘇軾奏議稱五堰所以節前項諸水其後販賣簰木以入東西二浙者又以五堰爲阻遂廢去而東西二壩列焉於是前項諸水多入荆溪鬧有入蕪湖者亦西北之源而非東南之勢也其故道尚在去溧陽八十里宋進士單鍔亦嘗言之九陽江

正溧陽之所謂潁陽江者其源出自曹姥山流爲瀨渚昔子胥避楚乞食於女後投金以報有李太白碑在焉

供用船隻舊例

嘉靖間進貢船隻一則司禮監曰神帛筆料二則守備尚膳監曰鮮梅枇杷楊梅鮮筍鰣魚三則守備不用冰者曰橄欖鮮茶木犀榴柿橘四則尚膳監不用冰者曰天鵞醃菜筍蜜櫻蘇糕鷀鵝五則司苑局曰荸薺芋薑藕果六則內府供用庫曰香稻苗薑七則

御馬監曰背褡後加以龍衣板方等項而例外者亦多夫物數以三十而船以百艘此固舊規也今則濫觴者不減千計矣此在當時已然今日又當何如哉

糧船幫次

嘉靖間天下十總每年過淮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三隻其一則南京總曰旗手衛羽林左衛金吾前衛府軍右衛瀋陽衛應天衛以及興武衛共十三衛其二則中都留守總曰鳳陽衛懷遠衛留守中衛長淮衛以及潁上所共十二衛其三則南京總曰留守左

衛、虎賁右衛、錦衣衛、鷹揚衛、以及虎賁左衛共十九衛、其四則浙江總曰杭州前衛、紹興衛、寧波衛、處州衛、台州衛、以及海寧所共十三衛其五則江北直隸總曰淮安衛、大河衛、徐州衛、以及歸德衛共八衛其六則江南直隸總曰鎮江、蘇州、太倉、鎮海等十一衛其七則江北直隸總曰揚州、通州、泰州、鹽城、高郵等十衛、其八則江西總曰南昌、袁州、贛州、安福等十二衛、其九則湖廣總曰武昌、岳州、黃州、蘄州、荊州等十二衛、其十則遮洋總曰水軍、龍江、廣洋等十三衛迄

今則有十三總事體亦多所更置矣

李敬中

李莊字敬中父以功臣子尚　太祖第七女大名大長公主爲駙馬都尉拜欒城侯北征沒於王事敬中年七歲襲父爵　成祖朝公主納其請務敬中年已長尚未知書或有勸之學者乃從劉原博遊襟度洒落刻意辭翰有所作人爭傳之年七十九髮不白齒不搖步履如四五十許人一日無疾而逝

徐居雲

徐居雲名京字禹量中山王七世孫也嘉靖中與顧公璘璘弟瑮陳公沂王公廷相蔡公子羽王公寵黃公省曾蔡公子楠王公廷幹施公峻皇甫公汸汸弟涍爲詞翰友賦詩唱和所著有居雲集吳行浙行二稿又著隱若干卷皇甫司勳參定蔡中丞謝司直所芟定者爲之序既卒又爲之墓銘詞甚悽折

謝小娥

謝小娥豫章估客女也嫁歷陽段居貞父畜巨產隱商賈間與居貞同舟貿遷江湖間小娥年十四寓舟

中亡何湖盜掠舟貨殺父及夫兩家兄弟童僕數十人悉葬魚腹小娥亦傷胸折足漂波中它船傍人拯之經夕活因流轉乞食至上元依妙果寺尼淨悟初父之死也小娥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復夢其夫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解問之人人亦不解元和八年春隴西李公佐罷江西從事扁舟東下泊建業登瓦官寺閣僧齊物者與公佐善語曰有孀婦名小娥者頻至寺中示我隱語十二字某不能辨書示公佐公佐倚檻凝思倏然了悟趣小

娥至小娥嗚咽良久告之故公佐曰若然者吾審詳矣殺汝父申蘭殺汝夫申春何也車中猴車字去上下畫申字也申屬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門門中有東乃蘭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過亦申字也一日夫者春字也足可明矣小娥慟哭書申蘭申春四字緒衣中誓將訪賊復讐因問公佐姓氏官族垂涕去攺男子服傭江湖間歲餘轉至潯陽見戶上書召傭者小娥乃應召詣門問其主乃申蘭也蘭引歸娥心憤貌陽順之給侍蘭左右甚勤蘭大信愛之凡金帛出

人亡不委小娥者居二歲餘莫知其女人也而小娥嘗入其室睹父之遺訾盡在輒時時私抆血泣而申春與蘭族昆季也住大江北獨樹浦與蘭往還密每出門剽留小娥居守衣食小娥甚厚一夕蘭與春會羣盜酣飲尋盜去春醉臥內室蘭露寢於庭小娥乃潛鎖春於內抽佩刀先斷蘭首號鄰人並至春擒於內獲賊貨直千萬賊黨數十人小娥默識其姓名悉擒之潯陽太守張善表之小娥得免死時元和十二年夏也小娥復儺畢歸本里里中豪族爭求聘小娥

誓不二夫祝髮披褐訪道牛頭山師圭大士尼將律師十三年四月受具戒於泗州開元寺竟以小娥爲法號其年夏公佐歸長安道泗溪過善義寺謁大德尼小娥侍尼左右目公佐曰官非洪州李判官二十三郎者乎公佐曰然曰使我獲報讐雪冤公也悲泣頓首公佐初不之識小娥因泣訴殺二申狀公佐嘆息爲之傳其事金陵尼中乃有如此人

好誇之戒

金陵張允懷以寫梅遊於蘇杭其爲人好修飾雖行

[illegible]其器物皆具。一夕泛江而下，月明風靜，艤舟金山之前，出金銀器飲酒。將醉，吹洞簫自娛，爲盜所窺，夜深被殺，盡取其酒器以去。視之，則皆銅而塗金銀者也。此可爲好誇之戒。王錡寓圃雜言志其事如此。

倪公遷學士

景泰中，選內侍之秀異者四五人，進學于文華殿之側室，倪文僖公謙與呂文懿公原實教之。上時自臨視，命二人講。倪講國風，呂講堯典。講罷，問二人何官。倪時以左中允兼侍讀，呂以右中允兼侍講。又問幾

品皆曰正六品　上曰。二官品同。安得相兼。命取官制視之。乃命二人以侍講學士兼中允。　上既臨幸。二人因改坐於旁。他日　上至訝之。二人對君父所坐。臣子不敢當。　上曰。如是乎。其後至館中。惟立談。或東西行。不復坐云。後天順三年。倪公以光學主順天試。有門生不中式。為所訐陷。謫戍。後復起官禮部尚書。

宰相銜

建昌偽平章王溥全城來降。自備軍食。不支官糧。

太祖於聚寶門外造屋令溥居住置立牌樓號其街曰宰相街後溥爲事毀之

立院

太祖立富樂院於乾道橋男子令戴綠巾腰繫紅搭膊足穿帶毛猪皮靴不許街道中走止於道邊左右行或令作匠穿甲妓婦戴皂冠身穿皂褙子出入不許穿華麗衣服專令禮房吏王廸管領此人熟知音律又能作樂府禁文武官及舍人不許入院止容商賈出入院內夜半忽遺火延燒脫歡大夫衙係寄收

一應贓物在內　太祖大怒庫官入院內男子婦人處以重罪復移於武定橋等處　太祖又爲各處將官妓飲生事盡起赴京入院彼時良賤之分如此今淵倒盡矣

君子舍人二衛

太祖於　國初立君子舍人二衛爲心腹選文官子侄居君子衛武官子侄居舍人衛以宣使李謙安子中領之晝則侍從夜則直宿更番挨卽此勳衛之所由始也後不復用文官子侄矣

平話

太祖令樂人張良才說平話。良才因做場擅寫省委教坊司招子貼市門柱上。有近侍人言。太祖曰。賤人小輩不宜寵用。令小先鋒張煥縛投於水。又嘗使人察聽將官家有女僧引華高胡大海妻敬奉西僧行金天教法。太祖怒將二家婦人及僧投於水。以上二事皆劉辰國初事蹟所記。

南都人物

葉文莊水東日記云。南都數年前人物。勳舊之賢如

襄城伯李公通材重望如少保黃公學行老成如都御史吳公得大臣體如侍郎徐公端厚有文如侍郎金公通政陳公尚書黃公詞藻豔發如少卿揚公志勤修纂如學士周公皆有足稱他如祭酒陳公之教條規矩終始不渝尚書魏公之清修雅尚可以廉貪敦薄要皆無媿士論噫如諸公者今何可多得文莊之言如此可以想見成弘間南都宦籍之盛

鴉朝

獻皇帝之國也舟泊龍江關烏鴉以萬數集江櫛向

爲鳴噪李空同以爲　世宗中興之兆又曰弘治初
侍朝鐘鼓鳴則烏鴉以萬數集於龍樓正德間不復
見矣自先大夫登朝與余忝竊班行中見每日黎明
時羣鴉盤旋飛繞五鳳樓久之方散去有人曰此之
謂鴉朝也堪輿家又有所謂烏朝牛朝魚朝之說

杜叔循

杜璟字叔循盧陵人家金陵父一元之友兵部主事
當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年六十餘哭九江城
下無所歸安慶守譚敬先允恭友也母附舟詣譚謝

不納母大困因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復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亡恙否道上人以死對惟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内有雙橋可辨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邪何爲而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人無在者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

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即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時兵後歲饑母見環家貧甬止堅欲出門它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蔡果無所遇而返環市布帛令妻爲製衣衾自環以下皆母事之母性卞少不愜意輒訴怒環私誡其家人順其所爲母以困故輕之母有疾環躬爲煮藥進七筯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爲太常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往見伯章無所問第曰吾亦知之第道遠不能

至耶環歸半年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紿以它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瞑環具棺槨斂殯之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環後爲晉王府錄事至工部主事宋太史濂爲之傳萬曆中焦太史請祠於學宮之鄉賢祠

尤六十

國初南都有尤六十者父以六十歲日生之因名六十力負萬斤途人或不識誤與競六十不慈更好謂若且來吾與若語遂持其襟袖捽至廊簷下以一手援柱起引其人之裾壓柱下人始知而懇之乃舉柱出衣其力有時發不可忍急走山中遇大樹拔之連仆數株力稍稍殺矣長日不出則取徑寸大麻繩十許丈以指掐之寸寸斷以是為樵蘇以勇名遠近而卒不出無所為然如此力用而惟不好競悛悛衆人

中瀕首徐步若無脩石力者。有勇而善藏之。亦一奇人也。

舟檣

野記言　太祖初渡江。御舟瀕危。得一檣以免。令樹此檣於一舟而祭之。遂爲常制。今在京城淸涼門外已逾百四十年矣。有司歲祀。給一兵世守之。萬曆乙亥秋。余從先大夫登舟北上。猶見此竿高僅可丈五六尺。一木柵圍之。植地上。後不復見矣。

前代藏書之富無逾本朝永樂辛丑北京大內新成勅翰林院凡南內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各取一部送至北京餘悉封識收貯如故時修撰陳循如數取進得一百櫃督舟十艘載以入京至正統己巳南內大災文淵閣所藏之書悉為灰燼矣

番僧

青溪暇筆言近日一番僧自西域來貌若四十餘逼中國語自言六十歲矣不御飲食日啗棗果數枚而

已所坐一龕僅容其身如欲入定則命人鎖其龕門加紙密糊封之或經月餘謦欬之聲亦絕人以爲化去矣潛聽之但聞掐念珠歷歷有叩其術者則勸人少思少睡少食耳一切布施皆不受曰吾無用也在雨花臺南回回寺中

利瑪竇

利瑪竇西洋歐邏巴國人也面晢虬鬚深目而睛黃如猫通中國語來南京居正陽門西營中自言其國以崇奉天主爲道天主者制匠天地萬物者也所畫

天主乃一小兒一婦人抱之曰天母畫以銅板爲幀而塗五采於上其貌如生身與臂手儼然隱起幀上臉之凹凸處正視與生人不殊人問畫何以致此答曰中國畫但畫陽不畫陰故看之人面軀正平無凹凸相吾國畫兼陰與陽寫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臂皆輪圓耳凡人之面正迎陽則皆明而白若側立則向明一邊者白其不向明一邊者眼耳鼻口凹處皆有暗相吾國之寫像者解此法用之故能使畫像與生人亡異也攜其國所印書冊甚多皆以白紙一面反

復印之字皆旁行紙如今雲南綿紙厚而堅韌板墨精甚間有圖畫人物屋宇細若絲髮其書裝釘如中國宋摺式外以漆革周護之而其際相函用金銀或銅爲屈戍鉤絡之書上下塗以泥金開之則葉葉如新合之儼然一金塗版耳所製器有自鳴鐘以鐵爲之絲繩交絡懸於簴輪轉上下戞戞不停應時擊鐘有聲器亦工甚它具多此類利瑪竇後入京進所製鐘及摩尼寶石於　朝　上命官給館舍而祿之其人所著有天主實義及十論多新警而獨於天文算

法爲尤精鄭夾漈藝文畧載有婆羅門筭法者疑是此術士大夫頗有傳而習之者後其徒羅儒望者來南都其人慧黠不如利瑪竇而所挾器畫之類亦相埒常留客飯出蜜食數種所供飯類沙穀米潔白踰珂雪中國之秔糯所不如也

南京殿廟

正統時南奉天殿災而後　北都定嘉靖時南太廟災而後　九廟成

載酒亭

載酒亭顧東橋先生息園中亭子名也三字篆書乃趙松雪門人桐江俞和號紫芝樵者筆解學士大紳嘗推俞有能書名此篆端勁古樸無俗態東橋先生既以扁其亭矣且索圖於姑胥謝時臣成卷畫亭中人長者面几坐聳身若談前坐者磬恭若請益狀几列觴缶路下幾虛舟筆意孤吳與公見吳鼎記載酒亭卷

繹山記

景伯時太史遊繹山在正德甲戌之秋其記文不數

百言而宛然如觀曰未至鄒二十里山甚高望之石磊磊然不見土木璗瓏嵌空紫翠湧鬱維茲山之石不相連屬方圓平欹各各異象其高大者數十丈小者亦數丈如屋覆如偃蓋如走丸如斧劈如抵璧如累棊如馬首如巾數几筵如砌如累如戲如擲其大可訝者絕頂一丸高數十丈欹置平石下臨不測有可轉而不轉之勢或曰神戲爲之理或然也此一段文可謂文中有畫矣

好石

南大理卿陳玉叔先生性癖好石不啻米襄陽之下拜也嘗過北門橋訪上舍嘉定李生見其几上英石鬱然森秀先生數目屬之李生曰公得毋愛此石乎當舁以送公公欣然曰果見詒何待送即命皂隸以手巾絡之繫於轎杠乘而歸又愛徐公子鳳臺園大石善價購之欲歸而置於沔陽之玉沙園數百人緪而登舟嚾嘩動閭巷比舟至大江馬當山下風濤洶涌竟簸入江百計取之迄不能出未幾先生以省臣論歸將行余送於舟次先生意頗鞅鞅余解之曰據

所云云古人以爲佳話即不然亦風流罪過耳且狎流常事何足芥蔕邪先生大笑抗手而別

謔語

陸仲記謔語文云優季南京教坊弟子也慧而滑稽予每從席上令季爲謔語多不能悉記錄其四事一曰昔有病傴者自以爲醜也日購醫於市曰誰能直我者予千金或紿之曰我實能直汝傴喜問其方曰爰爾背斲爾胸束版而夾之三日直之左右曰害於生曰吾與其直爾不保其生也二曰丐兒與其妻冬

夜倮而臥區而不能燠也起突富人之號宇得敝蘧
篨覆而甘寢焉頃之風作謦而寤出一指探蘧篨外
遽縮而入蹴謂其妻曰吾與爾饗福惡知外寒猶爾
邪三曰有宦翁山行而攫於虎其子操刃而逐之翁
在虎口見其子呼謂之曰刺則刺毋刺傷其皮既而
虎死翁得生其子問之翁曰得虎而售利存乎皮皮
壞斯減賈汝費所獲矣吾為是恩而亟汝語也四曰
南人有學琴十年而極其趣者自以天下無愈已挾
琴而上都邑次舍於教坊之旁教坊之人所肄皆箜

篌琵琶箏篥屬也見南人至喜羣聚而求聽焉南人乃出琴而鼓之曲未成皆哄然而散惟一人留而泣南人喜起作禮而問之對曰昔者吾父病介攣而死今見先生之布指似之也故泣南人乃抵琴於地而嘆曰嗟哉知音之寡也蓋自是不復鼓琴

弇州評詩

弇州明詩評於孫左司炎曰左司俠氣鶩發辨辭虹矯驪圍之寄援分以沒今作歌詩十不一二存者然頗跌宕雄逸青鳳吉光之裘片語千金藏龍如意之

珠一照累乘奚啻多哉湯參將徿勣曰徿勣雄才蓋世與劉生御醫溥字原濟雁行氣所壓政猶小巫見大巫耳王太僕韋云太僕宛曲穠鮮頗類溫李風人之致可挹而言若乃妙舞霓裳逸主猶憎其肉靚妝妖婢見人更羞舉止斯為所短頗號難藥劉司空麟曰司空朗爽登朝榮躋八座急流勇退用諸素心烟霞之癖更多泉石之身難老其詩如癡女兒能織鴛鴦謂未藝絕更繡鳳皇並無此鳥可發一笑顧尚書璘曰尚書器並瑚璉材懸綺繡束髮班行遂屈羣公之左玡

管江表首馳三傑之目如春園盡花靡邁錯雜又如過雨殘荷雖復衰落尚有微情此弇州初評也其後評又曰湯公讓如淮陽少年斗徤作嘅人狀王欽珮如小女兒帶花學作軟麗顧華玉如春原盡花菴靡不少劉元瑞如閩人强作齊語多不辨陳羽伯如東市倡慕青樓價微傅粉澤强工顰笑語涉太苛噫千載而下其當自有定論

蟾

內兄王孝廉肖徵嘗言嘉靖乙卯春往朝天宮行至

九曲街見一丐者臥地上飯籮中盛一大蝦蟆三足者當時惘惘行數十步始憶三足蝦蟆乃蟾也大驚詫亟回覓之則丐者不可得矣是年孝廉登鄉書

雅游篇

余幼峯先生以平生所游覽金陵諸名勝二十處各著詩紀之曰鍾山曰牛首山曰梅花水曰燕子磯曰靈谷寺曰鳳皇臺曰桃葉渡曰雨花臺曰方山曰落星岡曰獻花巖曰莫愁湖曰清涼寺曰虎洞曰長干里曰東山曰冶城曰棲霞寺曰青溪曰達磨洞因約

焦澹園宋蘭嵎二太史與余起元同賦都爲一集曰雅游篇刋而行之屬余師葉閣學爲之序一時以爲勝事

金陵人物志

盛仲交貢士家有陳中丞人物志抄本余從其子敏耕伯年文學得之仲交手題其首簡云陳中丞爲此書歷有歲時脫稿没後歸羅太守余妻姑丈司馬憲副屢借之不得最後於陳中丞子求得草本錄之余又借司馬家本錄二冊寄玉泉師於豫章昨玉泉師

以母夫人制家居，余又復借錄本抄之，以藏於家，於以見里中故物，恐倉卒中難得爾。何時有力正其譌誤，并金陵世紀刊之，以傳布四方，邪。嘉靖壬子仲冬十六日題於鶺息館中，時寒雨彌旬，落葉堆堦上，自以研承簷溜書之。雲浦居士盛時泰仲交甫。據此去今萬曆乙卯六十四年矣，伯年示余此書，在乙未丙申間，亦二十餘年。伯年下世，又復屢易歲華矣，此志恐世鮮傳本，偶檢笥得之，於伯年有人琴之感，因掇而筆之。

赤松山農

金元玉嘗游浙之赤松山愛其佳徘徊不能去因以赤松山農自號居常遐視清嘯人莫能窺至其處已接物高簡精白王公貴人雅相傾慕非先施未嘗一登其門太宰青谿倪公參贊南京時嘗擬薦於 朝未果以弘治辛酉卒山農之標韻如此蓋亦高士王子新作詩嘲之有内揄篤節旌之語何也

梁公雅量

梁端肅公雖立身清峻而弘人之度未嘗不優爲浙

江方伯執法不撓時巡按御史某公某某處人也公以伉直不為加禮某公疑公易己積不能平乃摭公十惡奏之銓曹廉其非實量移公雲南而已公居之恬然不以為介曰御史言是邪譴死無恨無然自有公論在矣居恒嘗曰犯而不校某敢當之即某公事知其言不虛也余外舅王公又言公為都御史里居嘗用鄉夫肩小輿行道中一御史前騶呵之峻不避御史遣問之公答曰鄉官又問何官答曰梁某也御史愕然亟尾公輿造其庭請罪公曰何罪之有第聰

馬行人人斂手避小輿而敢突之必有以可勿問耶揖之而出

薛九

薛九江南富家子得侍李後主宮中善歌稽康稽康江南曲名後主所製也江南平零落江北逢人歌此曲嘗一歌坐人皆泣䉼易爲稽康曲舞詞曰薛九三十侍中郎蘭香花態生春堂龍蟠王氣變秋霧淮聲與水浮秋霜宜城酒烱濕霧腹與君試舞當時曲玉樹遺詞莫重聽黃塵染鬢無前綠

蔣康之

涵虛子太和正音譜載知音善歌之士蔣康之金陵人其音屬宮如玉磬之擊明堂溫潤可愛癸未春度南康夜泊彭蠡之南其夜將半江風吞波山月啣岫四無人語水聲淙淙康之扣舷而歌江水澄澄江月明之詞湖上之民莫不擁衾而聽推窗出戶見聽者雜遝於岸少焉滿江如有長嘆之聲自此聲譽愈遠矣

都城門

六朝舊城近北去秦淮五里至楊吳時改築跨秦淮南北周廻二十里近南聚寶山　皇明定都大建城闕城之域惟南門大西水西三門因舊更名聚寶石城三山自舊東門處截濠爲城開拓八里增建南門二曰通濟曰正陽自正陽而北建東門一曰朝陽自鍾山之麓圍繞而西抵覆舟山建北門曰太平又西據覆舟雞鳴山緣湖水以北至直瀆山而西八里建北門二曰神策金川西北據獅子山於內雉堞東西相向建門二曰鍾阜儀鳳自儀鳳迤邐而南建定淮

清涼二門以接舊西門而周九十六里

外郭門

西北據山帶江東南阻山控野闢十有六門東南北六曰姚坊仙鶴麒麟滄波高橋上方西南六曰夾岡雙橋鳳臺馴象大安德小安德西一曰江東北三曰佛寧上元觀音周一百八十里此京城圖志所載也今俗云裏十三外十八西又有柵欄門二一在儀鳳門西一在江東門北共十八門

十四樓

國初市之樓有十六蓋所以處官妓也而南畿志止十四曰南市斗門橋東北北市乾道橋東北鳴鶴西關中街北醉仙西關中街南輕烟西關南街淡粉與輕烟樓對翠柳西關北街梅妍與翠柳樓對謳歌鼓腹石城門外二樓相對來賓聚寶門外之西重譯聚寶門外之東集賢瓦屑壩樂民集賢樓北按李泰字叔通鹿邑人洪武時進士博學知天文曾掌欽天監有集句詠十六樓中有清江石城二樓晏振之春樂中金陵春夕詩又曰花月春江十四樓則知相沿已久今獨南市樓存而北市在乾道橋東北似今之船市疑劉辰國初事蹟

所記富樂院即此地也

諸橋

城內橋之跨秦淮者曰武定、鎮淮（南門內）、曰飲虹（俗名新橋）、曰上浮、曰下浮、跨　國朝之御河者曰青龍（在東長安門外）、曰白虎（在西長安門外）、曰會同（會同館前）、曰烏蠻、曰柏川（此水自朝陽門外鍾山南流穿城為銅竇而出）、跨古城壕者曰大中（即古白下）、曰復成、曰玄津、曰北門、跨運瀆者曰斗門、曰乾道、曰笪橋、曰武衛（笪橋西）、曰景定（笪橋東今名羊市橋）、跨古宮城河者南曰內橋、曰東虹（上元縣東）、曰西虹、北曰珍珠、曰蓮花、跨青溪者曰

淮清。曰昇平。曰竹橋。跨。今。城濠者曰正陽。曰通濟。曰聚寶。曰三山。曰石城。跨城外諸水者曰賽工。（在馴象門外）曰江東。（在江東門外）曰上方。（在上方門裏）曰中和。（在通濟門外）曰下方。（三俱跨淮水）曰來賓。（在小市口東）曰善世。（在小市南二俱跨澗郎廡燕澗）曰重譯（在西天寺東古烏衣巷）

府治縣治

府治洪武初自集慶路徙。治。古。錦。繡。坊。大。軍。庫。地。即今治也。

上元縣唐始置於永壽宮東。後。鳳。臺山西。宋徙白下

橋　國朝在府治東北昇平橋西

江寧縣古去城七十里即今江寧鎮南唐遷北門清化坊元徙城外之越臺側　國初徙集慶路治即今治也縣無大門前臨街有二亭子俗謂其地勢爲牛形萬曆中慮施楊令來謂二門前通衢不便於街側建一屏牆甫畢役病頭痛不可忍人以俗託語之亟撤而瘳

洞天十友

金潤十二能賦詩以鄉貢授兵部司務擢南安知府

致暇彈琴寫畫賦詩以子侍郎紳貴乞休家居手製床几十事號洞天十友風神如仙壽九十賦詩一章而逝

平生萬首

沈公鍾字仲律上元人也舉天順庚辰進士官副憲致仕日賦詩平生萬首丈字之外世事無所聞公後以子寶迎養江夏年八十餘一日卒有休齋稿若干卷

多宿山寺

丁公鏞舉成化己丑進士官與化守致仕性嗜文學

耽詩尤愛佳山水多宿山寺蓋清逸之士也公有石屋集今亦不甚傳

祝唐二賦

祝枝山作觀雲賦手書以贈東橋先生先生甚重之每遇文士在坐即出而展翫甚相夸詡支山又嘗爲黄琳美之作烟花洞天賦傾動一時而何柘湖皆不以爲佳要之烟花洞天自是風流佳話不必繩以禮法也東橋先生又稱唐六如廣志賦尸常誦之柘湖言唐賦托意旣高遣辭甚古而唐集不之載唐才情

絕勝失意後所作多悽咽感嘆之旨往往使人獻欷欲絕眞一代之異才也詩賦勝於茇山而書高出沈石田文衡山之上與祝之字並雄可以上掩前古

東橋先生論詩

東橋先生喜談詩嘗曰李空同言作詩必須學杜詩至杜子美如至圓不能加規至方不能加矩矣此空同之過言也夫規矩方圓之至故匠者皆用之杜亦在規矩中耳若必要學杜只是學某匠何得就以子美爲規矩邪何大復所謂舍筏登岸亦是欺人又嘗

語人曰何大復之詩雖則稍俊終是空同多一臂力

衡山贈髯仙句

何柘湖云徐髯仙豪爽逸宕人也數遊狹邪其所塡南北詞皆入律衡山題一畫寄之後曰樂府新傳桃葉句彩毫遍寫薛濤箋老我別來忘不得令人常想秣陵烟蓋其人誠足重也公家多藏書海內志書尤夥晚遇武宗皇帝幸其家在快園池中捕魚扶以北行至與上同臥起賜飛魚服然樂在侫幸中公非所志竟謝歸又二十餘年年八十餘而卒

天神圖

徐髯仙家有杜堇古狂所畫天神一幅人長一尺許七八人攢在一處有持巨斧者有持火把者有持霹靂砧者狀貌皆奇古畧無所謂秀媚之態蓋奇作也髯仙每遇端午或七月十五日則懸之中堂每詫客曰此杜檉居輞川圖也

松塢高士圖

王子新作松塢高士圖以贈東橋先生大設色規摹趙集賢大山頭下有長松數株一人趺坐其下神檢

出塵表何柘湖言其無畫家谿徑疎秀可愛蓋其風韻骨力出於天成也余藏有一扇面乃子新所畫墨梅一枝花瓣用淡墨爲之精雅明秀姿態橫生後小楷書一絕句西園春風暖復回妖桃濃杏一時開山禽對我關關語野叟看花故故來字法智永而遒勁過之今其畫不可多得矣

客座贅語卷六終